

皇明世說新語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二

雲間李紹文節之商榷

言語下

唐珣知福州未上任迎公者援故事請先謁潘臬公
曰未成婦而見姑孀可乎

總制王瓊採甘露以獻因言天旱民饑願以甘露降
祥而感上天以旱乾爲災而恤下民請大賑賙以
上應天眷茂膺景福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四下

劉忠宣語後進曰居官以正已爲先所謂正已不但當戒利亦當戒名

景泰時嘗爲銀豆賜內侍爲鬪笑又爲金錢上御經筵擲地令講官就地拾之稱爲恩典楊守陳在翰林賦銀豆謠末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黃瑜讀此嘆曰國帑用汰至此極矣

憲宗卽位銳意平兩廣集廷臣議本兵王竑曰峽賊稱亂由守臣失策專事招撫長其桀驁諸驕子

愈惜愈啼非流血捷之啼不止遂發兵討之

黃寺丞伯固當

武宗北狩人心危懼公服除或尼

其行公題壁曰茅屋石田爲生太拙鴟夷馬革自
許何愚蓋有志殉國也

余肅敏嘗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
勿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

御史王相被閣鑑搆下詔獄朱裳抗疏曰朝廷設御
史如齊民畜猫捕鼠猫鼠相持主人其可助鼠耶

皇明世說新語 卷下 二
朱恭靖爲南冢宰適當考察南科無一人去者或以
恭靖爲私公曰使一曹皆賢必去一人以爲公則
一曹偶皆不肖亦將姑去一二以塞責乎

楊繼宗守嘉興有勢人子由醫官謀署縣篆大竊帑
金公至收治追金御史行郡欲出之乃詰公曰盜
有失主乎公曰朝廷卽失主又詰曰原告何人公
曰知府卽原告御史有慚色

廖恭敏爲給事時東里楊公當國家人不律者公抗

直論之或曰獨不爲楊公地耶曰此所以報公也
德芳在內閣吏書許進以屢擬不准德芳請命平曰未也中曰是
芳之專太監黃中曰女嘗請命乎曰未也中曰是
宜不從彼賓師女有司耳豈容不問

黃仲昭歷選郎十五年嘗曰國朝用人猶農家積粟
粟積于豐年乃可濟饑才儲于平時乃可濟用

黃鞏嘗曰人生仕宦至公卿不過三十年惟立身行
道爲千載不朽世人往往以彼易此何耶

玄墓山寺門有巨松甚鬱茂堪輿家言當門不利勸
僧去之天全翁至山中僧以是請翁笑曰木在門
中成閑字僧家正要閑也僧遂止

孝廟每召大臣問安得太平如帝王時劉大夏對曰
但得事事皆如今日與臺閣議當而行久之自治
李西涯論節用度如閘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
益廣儲蓄如源泉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人

釋其引類親切

嘉靖初講官顧鼎臣講孟子歲丘蒙章至放勳殞落
語待臣皆驚顧徐云堯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眾
心始安

世廟怒御史馬錄故入人罪欲坐奸黨律誅之楊一
清曰錄無當死之罪律無可擬之條 上從之

楊文襄總制全陝每論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
防有事還如無事時鎮靜

嘉靖間議沙汰生員御史楊宜謂督學奉行過刻少

者以文辭見黜長者以齒貌不容沮父兄教子弟
之念驅衣冠爲田野之傭乞加意作養

張文忠與桂文襄同加太子太保文忠獨固辭曰前
星未耀不敢虛當此官特改加少保

嘉靖庚戌虜薄都城求貢錦衣經歷沈鍊力言不可
相嵩及吏部莫邦謹懼問左右曰若何小吏多談
乃爾公應曰主憂臣辱此其時也大吏不言小吏
懷忠悃者何忍緘默

嘉靖辛酉七月朔日食一分五秒宗伯袁燿言 皇

上以父事天以兄事日羣陰退伏萬象輝華是以
日位旺榮氛侵銷鑠與不食同

嘉靖壬戌冬至日甘露降于 顯陵禮部言 顯陵

二聖發祥之地冬至一陽來復之期斯地斯時
奇逢妙合宜令百宮稱賀昭 聖孝感通之徵

世廟諭徐文貞曰君知人惟堯舜與我 太祖耳若
嵩者朕所自簡不才若此階曰堯用四凶後加放

上田十言 弟言 弟言
廼太祖用胡惟庸後以罪誅 皇上始知高之

才而用之後因聽子貪縱而斥遣皆無損于明

文徵明名重一時周王以古鼎古鏡贄徽王以金寶
鏡贄使者曰王無所求特慕先生耳蓋一啟封文
遜謝曰王賜也啟之而後辭不恭竟不啟

王寅喜于房畫策乃字仲房人有薦其贄畫者寅曰
非吾事也吾過儒入老過老入禪乃今無所過矣
陸宮保平泉喜購佳紙筆或謂善書者不擇紙筆公

曰此謂無可無不可者耳下此惟務其可者

陸平泉不蓄琴客曰昔陶靖節蓄無絃琴君并琴不蓄視靖節又進一解夫平泉曰雖然此近于貧漢自傳王夷甫口不言阿堵物耳

李中谿無子其友慰之曰須知孔子不以孔鯉傳釋迦不以羅睺傳老聃不以子宗傳待嗣而後傳則古今有子者何限也

舊例京宦三品始乘轎科道多騎馬後皆私用轎矣

皇明世說新語
王化按浙一舉人大帽人謁化問曰若冠起自何
時舉人應聲曰卽起于大人乘轎之年

某令貪監司欲斥之陳渠爲中丞笑曰此地窮苦不
比貴鄉墨不滿橐也監司曰盜劫貧家豈得無罪
陸宗伯樹聲請告諸大老送之時李已趙錦皆在坐
趙曰觀陸公此行使天下曉得朝廷之上有不愛
臣之臣李曰陸公實有病豈是爲家忘國之人

陸平泉爲祭酒請告歸時厝荆川以中丞廉價嘆曰

公得請未知余何日歸耳陸曰某媿面瘠病則王
人只得放國公乃良醫病勢未愈如何肯放回來
安某媿女唐順之遺以布被作書曰布被誠質陋然
厠于刺繡結繪綾緞者未之制如蕭蕭土鼓而與
朱絃玉磬金鍾大鐺相答響乃更足以成文天如
貴介公子既羨其新而有一山澤老叟逍遙曳杖
其間更足粧點風景不知其爲質且陋也

陸平泉同唐荆川謁陳少陽祠福齋題宋贈秘閣修

撰平泉曰一修撰何加于少陽蓋書宋太學生使人與感荆川曰君言固當如沒高宗悔過之善何李于麟將應召許左史殿卿餽之贖于麟謂徐子與曰昔貢禹賣田以赴彈冠之會未聞王陽出黃金裝墓橐乃左史餽贖盈鎰亦難夫

真人張彥頰府第災請賜更造給諫黃臣言樂巴囉酒殿廷成都火滅彥頰果有道術曾不能救其家之燬將焉用之

楊博巡撫薊遼防秋畢當還吏書吳鵬沮之曰宣大重鎮非博不可鄭曉曰博在宣大則宣大安在本兵則九邊安乃召回

王槐野曰仕路如沙竇以杖鑽之則竅通而明抽杖則塞此君子貴知命

李攀龍曰不朽者文不晦者心

鄒南臯作仁文會與同志講學或曰會非古也南臯曰羣居終日宴遊徵逐古耶

李思弦曰古之知言易今之知言難古也蔽而諛今也明而諛古也陷而濇今也通而濇古也離而邪今也洞而邪古也窮而遁今也達而遁

有容讀邵堯夫詩曰征誅揖讓何等也以一盃一局覷之至眇小矣嗚呼今古豪傑大抵皆然小中見大大中見小舉一毛端建寶王糾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此實至理非干戲論

齊南稱天中歲多大水人謂天地意盈耳然際華曰

不然此天虛懷而地善下

熊際華曰度梅嶺懸車絕壁累駭攘攘如彈珠千仞
神骨俱峭過此盡康夷耳入平處不先示人以易
山殊有意

熊際華曰夢以昨日爲前身可以今夕爲來世亦可
夢餘猶憶晝時事卽謂知已往可且日能道夢中
語卽謂知方來亦可

熊際華謁比干墓云紂疑比干而剖出其心後世無

不知比干之心者乃知聖人正不必有心

中丞胡執禮議增江南役銀給諫林景暘奉使歸力
言當減胡邀飲深夜林起增衣胡曰賦欲減衣欲
增何耶林曰增所當增減所當減議得綫

先與客中條公嘗曰人到墓誌銘完日必非其所
作之善人到供招定日必非其所犯之罪

袁中郎爲吳令病免曰以令致病以病解令令致病
令誠苦我病解令病不樂我耶

西湖飛來峰石上多佛像天竺後歷是王叔明畫
落處孫宰子補之方象慮囚江南過杭題曰飛來
峰天奇也自楊總統琢之天奇損矣叔明畫人奇
也自孫宰子補之人奇索矣二者乃山中千載不
平疑案予法官也不翻是案何以服人

鄧文潔曰功名富貴是兩事不要輕看功名世少功
名之士多富貴之士如宋韓范諸公方稱功名

林岡卿景暘好賙貧乏每日與其爲無益以求冥福

重印世說新語
不若爲有益以濟生人

鄒南臯論劾張江陵張欲置之死侍郎周思敬笑語
張曰豎子何足圖一金吾校尉多着氣力豎子化
爲烏有夫第天下大事皆政府身肩之奈何以天
下之身爲豎子伐性乎且天下將窺政府喜怒也
江陵意解鄒竟免死

吳因之曰造謗者甚忙受謗者甚閒忙者不能造閒
者之命閒者則能定忙者之品

文學

蜀王愛博古 高皇鍾愛之呼爲蜀秀才

仁宗日記萬言詞翰兼精尤喜舉業在青宮時每得
試錄輒指瑕疵手標識之以示宮臣曰使我應舉
豈不堪作狀元天子耶

國初宋學士灑以文柄雄視四海曾禮部魯博貫羣
籍談論風發雷厲嚴陵徐學士嘗曰南京有博學
之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指二公也

學士歐陽玄評宋景濂文氣韻沉雄如淮陰出師百
戰百勝志不少懾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騫
舉不沾塵土辭調爾雅如殷彝周鼎龍文漫滅古
意獨存態度多變如晴霽終南衆嶽前陳應接不
暇非才具衆長識遵千古安能與于斯

太祖平江西王禕進頌 上曰浙東有二儒者卿與

宋濂耳學問之博雖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劉伯溫少遊燕偶入書肆見象緯占經諸書之默記無

遺醫者欲以遺公公曰已在胸中無勤惠也

劉文成初見太祖問能詩乎對曰儒者承事何謂不能上方食指所用斑竹箸使賦之基應聲曰

一對湘江玉竝看二妃曾洒淚痕斑上擲蹙曰

秀才氣味曰未也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張良一

借間上大悅

宋景濂亟稱方正學文曰歐陽少師蘓長公姑置弗論其餘諸子與之角逐文場不知孰先孰後也

三國志言宗言
宋濂同孫慎被執慎曰祖讀萬卷書乃有今日公曰
爲我讀書少未知明哲保身之理讀書何爲罪

高皇覽琵琶記曰五經四書如五穀家家不可缺
琵琶記如珍羞百味富貴家其可缺耶

王紳幼孤鞠于其兄綬讀書慷慨有志操長從宋潛
溪遊宋教爲文章即能馳騁變化出人意表宋亟
稱曰吾友待制公有後矣

元幼主死 太祖命作文祭之多不稱旨乃榜必朝

門有能撰文者予賞海虞錢璉方隸後湖遂草一通以進中有云爾夫天下乃夷狄之所本無我得天下乃中華之所固有。上大喜

毘陵陳濟善記書其子問曰外人云父善記書有之乎曰然子曰擇一書請父試誦之可乎曰可乃探朱子成書提一首句濟遂朗誦終篇不誤

成祖巡北有白鵲之瑞 仁宗監國例有表賀僉贊

善某撰稿以示楊士奇楊曰甚寂寥且不着題因

改一聯云望金門而送喜馴彤陛以有儀又云與
鳳同類踳踳于帝舜之庭如玉其輝編編在文王
之圖 仁宗喜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鵲氣象

解縉稱王侁人品在蘓長公之列文亦相類至于詩
則陵轢漢唐使眉山見之未必不避靈而煬也

南楊奉命撰御製修國子監碑文題曰重建太學之
碑西楊謂凡言重建者謂既作之後再作也廟學
前元所建非國家事且廟與學二者不可缺一乃

改大明新建廟學之碑

楊溥在獄中十年家人供食久數絕糧又上命叵測
日與死爲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事
已如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也

吳若思稱楊文敏之文譬之春日園林羣英競秀清
風澗谷幽蘭獨芳

曹鼎元膺中會試乙榜不受教職願得煩劇一職自
效改泰和典史公服輒進學不倦復修舉子業其

尹誚之曰可作狀元鵬曰不如是不已

徐武功入翰林不屑詩文凡軍旅行役水利之類無
不講求或曰公職在文字事此何爲公曰此孰非
儒者事使朝廷一日有事用我雖欲學無及矣

王端毅語人曰吾兒承裕二十三中舉吾不欲其卽
仕且令靜覽羣書間閱世務蓋他日得實用耳

浦瑑評邵文莊之文其謹重精純得諸宋其雄渾森
嚴得諸唐其爾雅深厚得諸漢其近古得諸先秦

周文安洪謨嘗著經書疑辨錄每日吾爲此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載之惑雖三公之尊黃閣之榮不與易也

吳伯通論張汀州寧曰先生今之陸贄也蹇于時頗相類其文集與奏疏竝傳無疑

尹直撰 紀太后哀冊中有勸漢家堯母之門增宋室其皇之慟二語 上恒讀不置左右奏曰此尹直所作 上曰朕固知也

尹直自南京入朝時 德王奏請其母妃之國詞甚
哀切閣下不能難直曰臣能折之乃爲詞云爾母
卽吾母吾養卽爾養爾以一國養不若朕以天下
養也 德王遂服

劉定之嘗稱劉賓喜者書尤用意于春秋中夜有得
驚童子燃燈起書之如獲至寶

莆田陳俊在戶部素號練達部屬謂諸稿有陳公筆

知款金

楊廉云其自二十六七始見薛敬軒讀書錄國初以
來名公所著求其粹然一出于正未有或之先者
曹月川日事著述座下足着兩磚處皆穿

楊慎年二十四舉進士第一少師楊公設四亭訓之
皆生平所未了慎從容酬對本未融貫少師嘆曰
此真才子

孫榮僖公交初任南駕部每日散衙後僚輩各歸私
第或出訪客公獨退處一室默坐觀書或以爲言

則曰對聖賢語不猶愈于對賓客妻妾乎

楊升菴登眺山寺見雨霽虹蜺下飲澗水得句云渴
虹下飲玉池水斜日橫分蒼嶺霞張愈光曰斜字
猶未稱渴字後一年升菴偶閱莊子遂改蜺日愈
光曰渴虹蜺日古今奇句

吳文定未遇時受知于徐武功有人來乞墓志公曰
若欲名宦以榮親耶欲傳世之文耶其人言爲親
不死計正欲傳世耳公曰若是則莫見承才其文

足傳世者盡往求之

呂文懿好著書嘗考一事不獲不擇者累斯夕一旦
若得之謂門人曰進我二階殊不若得此可喜

王虎谷云王晉溪才識雖優亦原學力觀其施諸經
濟無一不由平日講履之素

王守溪欲于進士之外倣古制科之類兼通諸經博
洽子史者亟收之或曰今士子一經尚不能精如
餘經何公曰科目收天下士制科收天下非常之

士如此則無遺才

王元美論國朝習杜者凡數家孫宜得杜肉謝濬得
杜貌王維禎得杜筋鄭善夫得杜骨惟李夢陽具
體而微

逆瑾誅曉喻天下榜文楊李二閣下各作一篇意俱
不愜曰此等文章須史筆兼律筆方得體乃命各
部屬撰上東陽取梁儉菴作云法史能兼律筆

王元美云李獻吉才高氣雄風骨迥利天授奇師

匠復古手闢草昧爲一代詞人之冠

弘治初北地李夢陽首爲古文以變宋元陋習學士大夫翕焉從之其時濟南邊貢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明最有名世稱四傑

何景明天才騰逸咳唾成珠嘗言文靡于隋韓力振之而古文亡于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于謝人以爲知言

世稱何大復文侵謨匹雅飲騷儷選遐追周漢俛視

六朝顧璘曰大復詩雖稍俊終是崆峒多一臂力
楊文襄稱李文正懷麓堂稿云高才絕學獨步一世
如大河之源出崑崙至積石至龍門至底柱吞吐
百川涵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

李獻吉以文雄海內目中無人及閱徐禎卿文大加
驚異遂與定交世稱李何亦稱徐李

雷尚書禮無書不讀鄭端簡曉亦留心國朝典章世
稱古和知古淡泉知今

王子衡著慎言十三篇顧華玉閱竟曰原五行則先
水火辯性本則主緣生語學術以貴經練品施措
則尚神識自我開先特標妙義殆所謂神解之
不來曲教而成一家之言者

王元美嘗云國初之業潛溪爲冠烏傷稱輔臺閣之
體東里闢源長沙道流先秦之則北地反正歷下
造玄理學之逃陽明造基督江昆陵藻梲六朝之
華昌毅示委勉之汎濶大要盡之矣

蔣山卿見祝允明所撰建康觀雲記吐舌曰文不在
茲乎偏才曲學真河伯未離龍門難與言水也

明興自高侍郎以還七言律流而極弊李文正公以
太雅之宗尤能推轂後進而北地信陽諸公作矣
王鳳洲云文正之于何李其陳涉之起漢高乎

李瞻嗣作詩一句不工卽棄而弗錄何大復深惜之
李答是自家物終久還來

文徵明文名滿天下尤長于法書沈石田極愛敬嘗

爲推策曰徵仲庚甲何異乃聰慧若此

胡宗憲燕將士爛柯山酒酣樂作命沈明臣作饒歌
鼓吹十章援筆立就至筵悉短兵相接處殺人如
草不聞聲胡起將明臣鬚曰何物沈郎雄快若是
沈嘉則遊金陵日醉胡姬肆中片語一出豪傑才俊
咸逡巡避席謂天上歲星再謫先生亦自任不疑
王元美論七言律詩雖復盛唐代不數人人不數首
古惟子美今或于鱗驟似駭耳久當論定

王元美贈徐子與長歌十絕句錄寄李于鱗適盧梅
在于鱗郡齋把玩不覺神竦謂元美海內獨步茂
秦瓊瓊水疆十倍不及也

周恩兼年十八爲諸生才氣橫溢下筆千言不休嘗
爲古詩歌陸文裕公見而奇之曰吾年二十發解
時不辦生此語

汪道昆架上牙籤不啻萬卷客睥睨久之公曰無苦
其多聊備檢証人生所用書只須熟數種足之漢

高取天下其最屬意者不過此耳

我朝文章議者謂自李何而古至于麟伯玉而精至
元美而大

徐獻忠每見詩文之佳者曰此人肚內有丹

徐霖長于樂府 武皇南巡召見行在授以供奉官

兩幸其第賜其堂名宸幸每御前揮灑或作長歌
不加點綴辭意瑰麗人以李甫仙墨古字擬之

李于鱗間操謝榛詩示同社曰有布衣若此衆大駭

上
月
十
言
新
言
天
四
一
日若布衣耶大是行家中人因拉入社

張四知夢張平子語之曰吾宗之彥在子矣寤而嘆
曰嗟乎天將畀余窮愁著書耶乃所居環堵堅編
其戶戒閉者毋通賓客日坐一室著述自娛

魏順甫著楚史七十六卷時楚人何某亦爲楚史或
言二史當合者順甫意不懌曰五色可合緇白不
可合也母已寧憊吾史乎

吳維嶽曰元美見谷三絕校閱委頓時披讀可作益

氣散

張司馬時徹最喜屠長卿文曰他人敏則凝遲則苦
或下筆千言矢口無味或數語累月務爲刻深敏
而不凝遲而不苦吾得屠生矣

王夢澤稱郭桐岡詩雄才據勝異致通微應景構詞
詞非補假酌形敷象象適生成

宗臣嘗曰朝廷可使無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鳴岐
山而麒麟爲構机

莫如忠語客曰淵明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摹寫
鄉村景色真千古絕唱其舊有一聯頗亦可意客
請之曰于屋雞已下趁花蜂未還

袁履善詩辛日詞刻後進效之蘓人目爲松江派王
元美一夕與諸名士宴集競賦古體元美曰不然
可擬袁履善體移時方成惟元美賦得羅漢一篇
酷似其十一語云民脂罄土災在座無不人一王
竟中郎曰赤頭有焚書一節恐可破顏適自健脾昏

可醒眼甚得力

鄒智居龍泉菴貧無繼晷之給掃樹葉蓄之焚以照
讀書達且如是者三年遂成大儒

王元美論盧次櫛之文是一富胡羣瑤悉聚所乏陶
朱公通融出入之妙耳

王世貞曰歌行之有獻吉也其猶龍乎仲默于鱗其
猶麟鳳乎鳳質而龍變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熊令君曰文至六代表穢甚矣韓昌黎談笑而反之

六經當年目爲平平而後乃稱奇絕以告經經馴
而以語皇南輩則不懌蔽于鱷而頑於龍蛇者人
情也

先君中條公著書數十萬言王麟洲曰虞卿非窮愁
不能著書士不遇有書足傳幸矣

陳繼儒曰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
陳繼儒曰幽居之中修竹名香清福已備如無福者
定生他想更有福者佐以讀書

政事

漢武初楊卓爲廣東行省員外郎有兵卒二十人入山伐木二卒邂逅一婦欲亂之不從卽共殺婦婦家訴行省有周叅政者悉捕二十人拷掠皆引服楊曰殺一婦安用二十卒細察詞色止罪二卒周曰員外何料事之審楊曰二十人存心宜善惡異如皆在卽不能亂况殺之乎

韓文爲畱守尚書歲凶死者相枕移咨戶部請預支

俸糧戶部以未得命爲辭文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待耶遂發米六千石以賑

陳鑑巡撫陝西用法寬平民親愛之民之父母及身有疾者發願爲鑑昇輜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人爭昇之雖禁不息

章楓山

臣時惜不得做臨武知縣外官只有知

縣而已以其親民惠易下及也

大司徒余子俊上言邊務宜用車戰謂運有足之誠

策不飼之馬灼然可行

楊文敏朝回與客談疏廣傳客舉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之語稱其賢公曰事君竭忠盡力生死不計顧
取老氏之言爲身謀哉公退客曰聞公早年志不
肯下漢唐宰相于此可見

夏忠靖治水役夫五十餘萬公布衣徒步盛夏揮蓋
去日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

謝侍郎鐸稱黃仲昭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得

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不得退。十五年始終一節。

阿魯台遣使納款請并女直吐蕃聽約束。廷臣多許之。獨黃淮曰：此虜奸謀，使各爲心，則易制并之難圖矣。文皇曰：黃淮如立高崗，無遠不見，遂不許。

劉纓按閩，民有隨母出嫁者，割股療繼父疾，有司以孝聞。纓判曰：棄本姓而冒他姓，義已不明，虧父體以濟父讐，孝則安在。

孔鏞守高州，有盜嘯聚山谷，孔匹馬入其巢，開隙利。

害盜感悟會長百輩從公來中丞韓雍欲盡戮之
公執不可曰吾許以不死招撫而來若殺之是誘
之也不足伸威祇敗吾信

何文淵守温州有兄翁惑于婦言爭財構訟者何判
云祇綠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鴈影分兄翁泣謝
袁政令遂安未視篆夢小兒數十輩皆血淋漓挽令
衣覺而問諸父老答曰此邑生女不舉恐費資粧
也卽日下令嚴禁後邑中生女皆名袁閨

天順間北虜出沒河套爲邊患秦紘受命往議方畧
奏言搜河套復東勝皆事勢所難惟收新軍以實
邊選土兵以助守不但可責近效抑亦足爲長便
吳人徐某以貲爲太學生持其兄某陰事揭之途兄
坐罪王廷爲守廉知其事曰兄不義而穢于家弟
不諱而播諸國其兄已髡鉗對主伍吏某安得儼
然因以爲利大冠若箕乃奪其太學生

高煦反楊榮勸 上親征 上有難色問夏原吉對

曰臣昨見命將而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
臨事可知宜卷甲而往一鼓可平所謂先聲有以
奪人也楊榮言是 上意遂決

王驥征麓川直抵金沙江西諸酋震怖曰自古漢人
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真天威也驥遂勒石江
上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諸酋聽命遂班師

雍泰副晉臬有千戶肅英誣收謀逆百餘人鎮巡將
坐實以聞公曰人命至重若出誣收可謂賞一奸

殺百良矣

高岱云趙克國不用辛武賢決征之策屯田以困先
零韓雍不用諸將久困之謀深入以破藤峽地利
夷情真有同事而異形者

廖道南曰予爲編修時值楊邃菴柄國見其獎拔善
類練達事幾每奏報虜情羽檄旁午一夕十疏且
占指授悉合神筭

魏文靖在南都法司因旱恤刑有王剛惡逆訴寃或

以爲年少欲緩之。公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時。正爲此也。獄遂決。明日雨。

英宗北狩。郟王監國時。于少保定議。不欲急君遣人謝之。曰：荷天地祖宗之靈。國有主矣。

馬諒任東省。少叅民有惑于後妻。欲置子于法者。公諭其父母曰：昔夫子誅少正。外而宥不孝。以教令不明也。爾子有凶德。乃吾屬教令之失。非由爾民之罪。其父母感悟。請釋之。還爲孝子。

盛景爲縣令有盜數百夜劫庫泉潛登庭樹賣朱墨
二缶俟盜出入濡筆洒其衣明日閉城門密命邏
者曰衣有迹者悉捕之不失一人

喬白巖爲畱守尚書時寧藩謀逆聲言取南京兵已
至安慶白巖日領一老儒一醫士所至遊燕較奕
賞觀形勢險要外若不以爲意者一時矯情鎮物
有崇禛謝文之風

楊子器歷三縣俱有惠政兒童婦女皆知公名迹公

異政爲嘉話公嘗曰但官負民耳民何負于官哉
劉忠宣進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敕使臨門携二僮
以行兩廣人士聞公來如饑兒之歸乳母

王都督信奉命督漕卽日上道語人曰荷國厚恩未
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肝少盡區區

黃紱巡撫延紱見飲馬婦片布遮其下體公曰嗟乎
士之貧至此極乃驅之戰守耶令預支三月糧

沈希儀出兵多齎私財以行有先登與斬首者就陣

皇明世宗新詔 野亭
廿九
給賞不失頃刻公嘗笑曰人以貲財積賄賂博官
我以貲財積首級博官豈爲非計

虞謙爲大理卿讞獄必得其平大辟尤致慎曰彼無
憾我無憾矣

劉玉改南京僉都提督江洋聞宸濠反卽傳檄遠近
同興義舉有曰卽墨齊民尚能奮孤城之勇子房
韓相豈可忘五世之恩母惑流言自貽顯戮

薛祥進知揚州道 武宗南巡出漁得巨魚戲言可直

五百金江彬請以畀守令令如數輸直班獨脫去
妻簪珥及數縑以進曰臣府庫無錢自辦此耳
上笑而遣之

逆濠構飛語將甘心胡世寧孫忠烈明其無辜坐以
輕罪錢寧與濠交通欲殺之以快濠楊一清偶遇
寧于朝曰寧藩外論殊藉藉奈何爲之報復欲死
言者寧攫然曰此豈寧所得爲乎公笑曰第保全
胡世寧令其生還則物議自消矣胡得末減

武宗駐蹕太原有儀賓坐殺人下獄者賂江彬矯詔赦之張璉時爲繡衣曰天顏咫尺。憲臣不親奉詔旨其孰敢信儀賓竟不免。

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無敢諫傳文毅瑋佯爲不知者執奏孰爲大慶法王敢竝至尊大不敬。當誅詔勿問。

世宗謂邊卒不肯用命令取銀三萬兩犒之徐存齋曰春防旣賞秋防將引爲例賞不爲恩不賞適以

生怨不若足其糧餉賞賜以待有功

淳安令海瑞抗直不阿上官時馮懋卿以鹽法都御史巡行郡縣所至叱咤風生懋卿妻從行爲裝五絲輿令十二女子舁之令長以下皆膝行蒲伏比至淳安供張甚薄瑞復抗言縣小民貧不足容車馬懋卿怒甚知其不可辱歛威去之

徐文貞公柄國榜于座曰以威福還朝廷以政務還諸司以黜陟還公論

川東故有禹坊會撫公阿寵臣陸某意檄所司爲其
遠祖宣公樹綽楔制視禹坊特敞張四知時僉蜀
臬斥之曰宣公雖名臣功高神禹耶亟縮之母累
宣公爲也。

施閭司理平樂郡產蓮酒上官恣取無度公曰雖酒
江水爲酒不能給也因作詩以諷自是少索蓮酒
李攀龍出守順德或問所以守順德者于鱗曰使吾
僕僕途道事嚴容恭講鞠臆睨上官之色而進之

則俱不能晨興坐堂皇揖屬吏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爲興除脫若承蜩矣

逆濠有鶴帶牌者民家犬噬之濠牒府欲捕民抵罪南昌守祝瀚批曰鶴雖帶牌犬不識字禽獸相爭何與人事

醴泉有饑婦剥齒食者邑捕之將磔之市徐聰爲訓導泣曰剥齒救斃今磔之是以斃易斃也令釋之華民有失水得救而仇其人熊神阿判云此真風波

之民一日風波十二時人心無常天地反覆重門
襲室難道無欹檣折楫之時

時有娼婦訟其女爲鳥熊令君判去是鴉非鴉母可
告女鳥在女之不可使男訛言交亂誰知鳥之雌雄
今之是非大率類此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三

雲間李紹文郎之前撰

方正

東莞人王成構亂何真患其害去除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成奴縛之以出求賞真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駕諸轉輪車上成懼謂烹已也真乃縛奴于上烹之督奴妻炊火使數人鳴鼓推車號于衆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罹此刑也

姑蘓王賓獨居陋巷郡守姚善往候見舍車躬詣門
賓問爲誰應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百府
門再拜而返善自邀還辭曰非公事不敢入也

鄭克敬以廉受知 高廟嘗賜宴不食飲光祿卿以
聞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沒忌不忍食酒肉上
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况君命乎對曰臣聞
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傾佐爲應天府尹剛稜不撓吏民畏服勲戚歛手議

者謂其類包孝肅之知開封

周新爲御史彈劾敢言貴戚畏之目爲冷面寒鐵
周新見同列有過面責至無所容人以爲太甚輒抗
聲曰責善朋友之道也苟阿諛何取友爲

景清過淳化主家有女爲妖所馮清宿其家是夜妖
不至去却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女告其父父追
及清懇之清書景清在此四字令粘戶妖絕矣

歐陽韶爲御史 高皇乘怒欲殺一人同列莫敢諫

公趨進跪舉手加額連呼曰陛下不可陛下不可天顏爲霽其人得從輕典

周是修平生負氣節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貞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後是修死難卒償其志

劉璟脩貌豐髯論說英侃太祖愛之金書除姦摘佞四字于鐵簡賜之令糾不正者時都御史袁泰奏事忤旨璟當大廷擊其頂梟朝幟之

成祖欲廢太子楊榮諫不聽召張信問之信言太子
仁孝國之本不當廢上曰如爾言我何以有天
下爾何以從我信曰欺心事只可一作耳

孔約教諸皇孫太宗賜一小荆杖出西番录翻

可屈伸曰犯者以是撻之他日皇孫有過約以
拳連擊其首是夕皇孫熱作上召約責之約

曰此陛下命上怒曰何不用吾杖約厲聲曰
昔漢明帝尊師重傳陛下奈何以教子罪師

國初一上舍任左都掌院羣屬忽之約二三新差巡
按者請教掌院者厲聲云出去不可使人怕回來
不可使人笑羣屬凜然

檢討陳繼爲一婦人志墓已刻石矣有客詆此婦不
孝繼卽率童子碎其石曰吾豈妄譽不孝婦耶

宋樂中有幼孫戲祖妣者論當死刑部主政李厚曰
童稚無知豈有惡逆施于親愛者坐之重辟枉矣
遂上疏諫不聽繼以泣 上怒謫厚安南厚忻然

就道曰豈敢殺不辜以媚上耶

陳祚三上書三繫獄吳文定曰陳御史忠義之心剛大之氣踣而復奮幾死不悔

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文皇命夏原吉拜之原吉曰王臣雖微序于諸侯之上况夷狄耶長揖而已

陳完舉鄉薦任涇縣教諭有清節適縣官送白金修學完詢其所由來知爲賍罰曰吾聖人有靈決不欲以此物修其宮卽返之

定西侯蔣義剛毅忠信互忿不決者率曰蔣公正人也。往質之比至義出一言折之兩悅服無後言。

王振問楊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首薦薛瑄。振卽擢爲大理寺丞比至任士奇勸詣振謝瑄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門耶竟不謝。

楊瑛弘治初爲給事嘗夜出遇貴璫爭道不恭批其頰璫泣訴于上。上云知是長楊何不讓之。

薛瑄授御史內閣楊士奇等令人邀瑄欲識一面瑄

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子班行
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况得而屈乎

禮侍章敞使安南黎利賂以金珠異物堅却不受利
死朝廷以其子麟權署國事復命公往諭關吏曰
此天使卽前却金者再來矣

林俊諭劾僧繼曉內侍梁芳疏成赴通政司投之語
納言張某曰請屏人視張閱竟笑曰君能言人所
不能言吾輩愧之然雷霆之下恐未易處再思之

俊曰吾思已三矣云再也疏竟入

黃福持正不阿宣德初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
棋曰臣不會圍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
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

祭酒陳敬宗以不見內侍之故一任十八年王直爲
冢宰欲以司寇轉陞從容示意陳曰豈有與天下
英才終日講論道學顧以桎梏之徒見辱何哉

雍泰居鄉族黨有犯法者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幸

無爲雍其屈法

景泰間內侍善增恃寵驕縱大臣有候其生日持賄拜賀者科道論劾章既成林聰對衆復增二語曰復起羣邪趨附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

正統時內侍王振跋扈王尚書直遇振未嘗少降詞色同坐時直曰太監職四品我尚書一品岸然據尊席振無如之何

司禮監黃賜母死省寺監苑無弗往弔翰林獨不往

侍講徐瓊言于衆曰時且如此獨得不往乎陳音
怒曰堂堂翰林相率拜內臣之門天下其謂何斯
文其謂何詞氣憤激言者大沮

章文懿立朝凜不可奪自號慙夫或勸之少貶公曰
在我者有義與命在彼者我不知也

陳敬宗爲南祭酒奏績之京時貴有柄國者欲收之
門下托公同年周忱達意公曰敬宗忝爲人師表
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竟不往

原缺

侍公改北學公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矣

陳恭默按江西屬更有過爲早諂者公曰妄自尊大吾不敢也悅不以道吾不願也

魏文靖請老至京大學士陳循其所取士也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文靖語人曰渠將朝廷事爲已事即竟致仕去

王璠爲寧波守自奉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命獄而瘞之世號埋羹太守

王忠肅爲冢宰仲孫以蔭入監將應秋試有司以印
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蔽之但汝本有
階設復悞中則妨一寒士矣裂卷火之

東楊晚年溺愛其子稷所爲多不法事嘗與鄉人爭
墓地交訴于朝法司不敢決請于士奇士奇心鹿
其子曰往問鄉友羅汝敬法司從之羅正色曰吾
不知其他但每歲見鄉人上塚耳

閔司寇珪讞獄不稱旨 孝皇怒其論劉大夏曰爾

第云古昔何人如此執法大夏對曰嘗聞五十二
舜爲天子臯陶爲士執之而已

王翹典選外孫賴某欲得給事中祈夫人言之後選
縣令大不樂夫人答翹曰身爲冢宰不能庇一外
孫耶翹正色曰婦人安知大計賴生年少登科爲
長令干分過矣如肯畱心民事吾位可到何樂一
給事乎

羅文莊公歸養仲子乞書謁選冀得南缺公曰數字

不足惜惜認義命二字不真生平訓汝謂何乃有
是言竟不許

楊文貞欲識吏部郎李賢示意南陽守陳正倫因邀
往見賢不肯曰無一面之雅而造門是求知也

南楊在內閣其子來京所過州縣無不餽遺惟江陵
令范理不爲禮公異之薦爲德安守或勸理宜致
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于理率不往

蔡文僖淳性耿介門生尹華亭以雲布寄淳不受責

之曰古之爲令極寡值秦今之爲令織布添花君
不用妖服也

王忠肅奉

詔

于鹽山有司承媚多列屋若于

翽悉拆去之曰非詔旨也

劉大夏忤逆瑾下獄有教公行賄者公曰如此而死
止累一身稱貸免死則累一生且累子孫矣

弘治初馬文升掌內臺奉

上耕籍田教坊司以雜

劇承應或出狎語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

三十一
艱難豈宜以此濟亂宸聰卽斥去

何喬新致政楊宣慰致金銀爲壽并獻名梓可爲棺
者皆不納或謂其好名何曰戒之在得正今日也
儲瑾在吏部留意人才考註臧否無不曲當一時人
士竦然戒曰儲君陽秋可畏

姚文灝自謂平生所能者三毀譽不入請托不行賄
賂不通而已

道璿專權京官見之皆跪諸翰林約謁璿止長揖已

而入見前有跪者何塘奮聲曰先說不跪何人至也
也瑋問言者誰塘云河南何塘

楊繼宗守嘉興去日張寧送之曰楊伯起清自著聞
猶有金可却公治郡始終無一足致取夜及門者
呂涇野家居有客爲櫺具持三百金來公文曰日人
心如青天白日不意視如鳥獸客慚而退

江彬導駕至揚州傳旨徵選綉女蔣瑤爲守曰揚
州止綉女二人江問何在蔣曰民間並無某有觀

夫三人朝廷必欲選可以備數江諸塞

何廷秀使淮西巢令閻徽以嘗師其尊公贈以白金
廷秀却之徽曰吾以壽吾師非贈君也曰子欲壽
吾父因他人致之則曰吾致之則不可

楊石淙云數十年來大臣以直道去位爲時望歸者
兵部尚書河州土公吏部尚書曹南李公三原王
公不二三人河州謂竑曹南謂秉三原謂恕也

林聰被劾欲以專擅選法論死尚書胡濙驚曰詎聰

至死如公論何卽移疾不出朝廷遣使來問對曰
老臣本無疾聞欲殺林聰心悸不安耳卽命釋聰
中官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之江上獨薛文清
不往英至京言于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

倪岳爲冢宰極有風力嘗買一錦衣官之宅堅不受
價但云有鹽在淮上乞一書與張都堂獲支足矣
時在淮上者張敷華也張得書云我知倪冢宰風
裁第其老矣行且謀歸不能屈法以奉也

陸瑜爲司寇適衛卒誣指揮李斌弟健謀反錦衣門
達煅煉成獄三法司莫敢異論公獨明其寃達怒
語侵公公曰法司所執者 祖宗之法耳吾何敢
舍所執法在人滅族之罪

吳廷舉宰順德時有都御史召見曰順德大瑞其者
屬我修其家廟縣令可理葺之吳曰今非有舊例
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也

江右撫臺居者多病孫燧至藩臬請改建孫曰有正

人無和地止移後堂向前數尺檻下得一言鏡行
刻昭明光運忠扶日月等語爲公死忠先兆

景泰間編修薩奇報易儲宜勸進祭酒劉鉉曰國子
監諫止則可勸進則不可

閔宦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聞楊繼宗治郡名往吊
拜起手捋公鬚曰比聞揚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
繼宗貌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復言

雍泰起副都御史時劉瑾當國卿佐遷除厚賂行謝

鄉人喻公公曰進退在天若奈我何

何大復師御史某客死京師權倖廖鵬者賻之棺謂可結縉紳權大復曰御史生不苟受奚爲受汗地下耶乃約所知共賻金歛之竟却其棺

景陽在經筵每進講必先夕齋沐日咫尺尊嚴不敢不敬也

武宗將南幸人情危懼舒國裳約同志上疏乞留家宰陸完出危言沮之公舉酒酌之曰匹夫不可奪

志吾輩乃爲大臣所奪乎疏竟上

寧藩謀不軌召都御史孫燧大罵曰我何負于汝奏
我七疏孫曰朝廷何負于汝汝反耶

逆濠煽霍朝野以目聞屠簡肅僑按江右謂所親曰
奈何今此強項御史來耶

屠應峻典試江右閣臣有屬其二子者屠曰國家百
七十餘年惟貢士之法秉公不廢耳苟徇私請安
用試爲遂行至則夢人有以醢進者辭不受覆地

地境覺曰寧墳母亂卒無所私

陸榮夜草疏力陳張桂二相之橫方屬草鬼嘯于庭
公叱曰非二氏家鬼耶何自阻我草具亟上之

馮御史恩以彗星見論劾輔臣謂張孚敬根本之彗
汪鉉腹心之彗方獻夫門庭之彗 上怒逮下詔

獄適汪鉉遷太宰以例會審南闕門汪令校卒持
公轉膝面之公卽起立不跪辯甚強項觀者嘖嘖

嘆曰是御史鐵膝鐵口鐵膽鐵骨相傳爲四鐵御

史其子行可年十四刺臂血上疏得減歲

陸文裕公督學山西時晉王愛幸一樂工其子學讀
書前任督學考送入學公到任黜之晉王言之再
四公云寧可學校少一人不可以一人污學校

陸深為講官一日講罷面奏曰今日講章非臣原撰
乃經閣臣改竄者 陛下有差弊之資當令諸臣
各陳所見則聖德日新

李夢陽督學江右渡江有司請祀水神公怒命從者

縛神投諸江曰以水神投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李應禎以中舍供奉 上命繕寫佛經李奏曰臣聞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未聞有佛經者

文徵明爲翰林時上相楊公以召人文見獨後楊公
曰生不知而父與我友耶何後見我文毅然曰先
君子棄不肖三十餘年以一字及者不敢忘也故
不知相公與先君子友也竟立弗謝

黃鼎廳事前有五神廟欲毀之未幾病瘡危甚咸符

黃鯨言毀廟黃聞之曰吾與五神不俱存吾存廟
必毀神能死我廟存矣數日瘡止黃曰不可失信
于神遂毀之

王幹被誣罰運木石贖罪乃躬自負荷或勸其令子
弟代之曰此輩未嘗受吾富貴安可以勞苦及之
或俾隸卒曰非其罪也自竟其役

馬遠令昌邑麤衣糲飯淡如也其妻乘間言居官而
貧若是遠怒曰爾欲使我爲善耶使我爲非耶

應禎守常州遵憲綱不跪御史有山字太守之目

聞淵轉南司寇時張孚敬爲相囑曰僕在南刑曹嘗
題詩郎舍中公至願爲我勒石樹公後堂公不答
僚屬以請公曰此部尚書堂也紀法所在安敢以
相公今日故爲郎官勒石卒不許

世廟宮中降紫姑仙熊恭肅爲冢宰直斥其非上
震怒命中官鎖解歸原里爲民時丁南溪守河間
見熊衽鎖遂放之且對中官云歸報第說丁某去

其柷鎖 上聞竟不怒

嘉靖間分宜柄國郎自推還者必謁其子蕃輦重而後得志李淑從杭州還京第以兩吳縑往曰小別于徒手者耳

寇淪水守寧波一巨室能訛是非成敗人寇曰吾作守爲國惜民爲民惜財而已是非在人成敗在天則何能知

錢海石薇性耿介或勸之少貶以求進公曰不屈次

山之股不折彭澤之腰吾巖穴焉足矣

呂柝被斥陸完祖道相送陸曰公去矣余不知何日
得行呂曰汝真心去我在三十里外候君

費宏官侍郎其兄奉常公宴以長少易位劉瑾適過
之曰費秀才以羊易牛公答云趙中貴指鹿爲馬
陸平泉爲宗伯議陽明從祀欲俟論定陶大臨曰朝
廷不難以伯爵酬公何況廟祀平泉曰伯爵者一
代之典從祀者萬世之典卒不能奪

雅量

解大紳素無產岸求文與書者日輻輳率與之無厭
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公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
哉且人孰不可與進者

嚴德明爲中丞請告 高皇怒黥其面後歸吳貧甚
頭戴小帽已敝用雜布補綴教授李綺頗易之問
曰老人家犯何法而面刺四字公因述前事且曰
先時國法如秋荼仕者幾人得保首領余固不食

之碩菓也。此破帽豈易戴哉。綺驚拜請罪。

姚少師歸吳，每曳履獨步。偶遇一丞，喝道來。少師行如故。丞怒，執而笞之。少師受笞不爲理。有識者曰：此少師也。丞大驚伏地。少師徐云：且送郡獄。明日出之。謂太守曰：此輩不識事。一野僧行道，何足怒而笞之。吾昨乃相戲耳，更不罪丞。

夏原吉治水江南，至崑山，寓千墩寺。中公所居不陳儀，從坐一室，視書如常人。有鄉民數人來寺遊觀。

雜坐其傍既而問僧尚書何在僧曰觀書者是也
民惶懼奔走公殊不爲意

夏忠靖公德量寬宏嘗有從隸汗所服織金賜衣懼
逃者曰汗可浣何懼爲吏壞所寶硯石匿不敢見
公召吏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

一進士戲乘夏原吉轎或告公公曰有志言者慚退
金息未遇時里人有窘辱公者公爲尚書其人補吏
來京師公薦用之或曰彼不于公有憾乎公曰顧

其方可用奈何以私故掩人之長。

王忠肅召爲家宰舟次濟寧都水主事法以先後序
過聞雖貴官不得越人恠之公曰彼立法安忍壞
之至部卽調爲考功

顧佐執法下吏不堪乃誣奏佐受皂隸賂因放歸耕
楊士奇力辨上卽以訴吏付佐自治吏恐甚佐

曰上命我治汝我姑容之但改行爲善竟不問
或問夏忠靖曰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

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則自熟

羅洪先作鼎元時外舅會太僕趣告曰喜吾婿幹此
大事也羅面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
此等三年過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是日猶袖米糶
何黃二公聯榻蕭寺中講學

宣宗命夏原吉遊西苑隸人問口龍衣而髯者非至
尊乎上回顧公下馬謝曰不能檢下臣之罪也
上曰朴哉斯隸賜之鉞

馬士權善徐武功石亨譖武功怨望逮捕并逮士權
拷掠瀕死終無所言乃摘武功誥券纘禹神功語
出武功自撰實謀作逆士權始大呼曰有貞忠臣
也豈有自撰誥券露逆謀之理耶武功得釋感其
義以女許婚其子後自金齒歸負盟士權亦無言
冢宰王翱端方強毅恩讐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
復恩讐之地耶。

薛文清爲廷尉欲出一寃婦王振喉言官劾公故出

入人罪論死公怡然曰辨寃獲咎死何愧焉臨刑
神色自若會振一老僕哭于厨下振問何以僕曰
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泣振爲之動赦歸田里

耿九疇爲太宰深知儲瓘之賢調爲考功郎中嘗覈
一官得實九疇忽又改評瓘不從且云公所執何
異王介甫兩侍郎方竝坐省中九疇大慙良久曰
我爲渠知已然非我莫能容也

屠瀟位冢宰有鄉人假稱屠公子中途騷動人以聞

于公意公大加譴責公但曰市刑之曰汝爲我兒
亦不辱但難爲若翁耳法有明象自今慎無爲此
李秉巡撫宣府巡按張鵬待之倨已而鵬與楊瑄言
事謫戍兩廣林錦衣監行二人同楮行坐有妨時
秉開府江南二人道其地瑄答鵬曰若往時少貶
李公今日能不少視我乎語未畢秉至見二人哭
不能起命左右覓之二人曰此門錦衣親封還者
在後何敢累公秉曰朝廷有責吾自當之遂懇林

得釋其解其帶貽之二人安然得至成所

陳白沙素不與物競隣人有侵其居地者揚言曰陳氏子我必辱之于途及見不覺自失先生曰尺土地吾當爲若讓其人慙而去

業與中喪妻求于肅愍作墓表不數日爲德勝門軍躡死業劾于公詔原之是日丁公謂郎中王偉曰業公近日求作一文不意今日見此事若稍遲則俗矣卽命紙一揮而成

主事曹恂、家宰王翱遇于朝，拉翱飲之，翱立不動。觀者謂恂必獲重譴，翱具言恂實喪心奉旨罷其官，令有司防其出入而已。

李忠文公因除庭樹，王振捏旨逮獄，錦衣官校至。公方坐東堂，閱諸生試卷，從容免冠，就繫，神色自若。呼諸生近前，與語曰：「某人某處講是非，某人今次勝前，某人不及前次，因顧僚屬曰：『還須校定高下，出榜語畢乃行。』」

正嘉六年嘗有言譏王抑菴家宰及大年瘧不起以詩
投抑菴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江上青山欲待誰抑
菴見詩曰彼欲予志莫耳六年卒抑菴爲志其墓
蔣以靖瑤性寬厚守楊時出市有婦瀉水樓牕誤澆
公衣左右縛其夫至公叱去之或訝公大襲公曰
吾非好名婦誤耳夫則何辜

其廟北狩虜犯京師衆議必銅大將軍鏡可以退虜
于謙乃掘土坑藏身

長樂線毛自點火虜死砲

下者萬計或曰宋李綱不如也公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耻敢言功乎

陳鑑王文同掌內臺凡入臺陳或後至王輒命鳴鼓

集諸道御史升揖一日陳先至堂吏請擊鼓陳曰

少需諸道咸不平王至知之曰吾在陳公度申矣

者太宰瀟新衣白綾甚澤吏捧硯誤傾墨汁懾息請

罪公曰吾方惡其白而谷芽之適與意偕

尚書魏驥致政歸布衣芒屨與野叟雜處會大旱浙

省三司禱雨公渡江從之雪乘竹垞行道中二司
前驅且至避入委巷猶謂弗亟也掖而出之二司
見公皇恐謝罪行禮畢倉皇訪公公已渡江矣

章懋爲南司成其子自金華來省道途巡檢答之已
知請罪公笑曰吾子垢衣敝履宜不識也

王英以都憲歸偶入邑令盛設酒饌邀英辭之竟起
隣翁飯或恠之曰隣翁貧治具不若令易也

衡公岳知慶陽僚友諸婦會飲金荷爛然公內子荆

布而已既罷頗不樂公曰汝坐何處曰首席公曰
既坐首席又要服飾華美富貴可兼得耶

王司徒承裕幼時暑月如廁必置扇外舍牖間諸姊
欲試之使婢藏去王出視無扇輒往及三置三藏
之則不復置扇終無媼色諸姊相與笑曰七叔量
大如海其將鼻吸三斗醋耶

李西涯延徐文靖溥徐尚書瓊飲左右誤進酸酒文
靖連飲二卮次至瓊瓊曰真秀才酒也西涯語文

靖何不早言公笑曰鼻中尚欲吸三斗况爾
魏驥奉命往閩都考察所積俸資寄一刑曹郎郎之
壻爲僞銀封識盡盜其真者公知而不言後郎悉
其事盡數償公公駭曰君誤矣柰何以不明之跡
加人不韙乎予錦囊在故無僞者迄不受

蔣恭靖爲御史時舟次有一野僧大肆罵詈公若不
聞卽命放舟次日復罵一主政遂遭筆楚僧訐奏
被逮詢之乃國族也後問公所以忍者公曰以

一僧妄侮吾輩于中必有所恃言與較哉

御史林誠劾奏大學士商輅 憲廟欲譴誠輅奏曰
臣常懇 陛下優容言官如羅倫輩皆復收用今
誠以論臣斥之如公論何誠得復職

張莊懿公鑿巡按東省初到臨清偶酒家酒標剝落
其紗帽左右失色且目州守縛此人待罪公徐曰
此是上司過往處今後酒標須高掛逕遣出

陳編督學山東夜至濟陽公館庖人供膳忘置箸恐

公怒責請啟門外索公弗許庖人乃削桺條爲箸
公曰禮與食孰重竟不夜餐啖吳穀枚

御史李鐸詆斥梁文康後大理寺丞缺銓司曰按格
宜鐸惟鐸詆公議別擢公曰舉不避仇古制也立

擢鐸

魏文靖公致仕時往于田值御史官舟公岸引纜而
行御史恠問對曰魏驥又問曰蕭山魏驥又問曰
尚書歸老蕭山魏驥御史惶恐謝罪

李秉王竑俱一時名臣致仕居鄉王高自標岸非其人
人不與李出入閭巷與市井人對奕終日無忤王
曰朝廷大臣與閭巷小人遊戲何自輕之甚李曰
在朝在野固自不同

陳白沙訪莊定山莊挈舟送之維揚一士人素滑稽
同汎數十里極肆談鋒盡衽席褻昵之事故爲二
老因定山怒不能忍聲色俱厲白沙當其談時若
不聞其聲旣去若不識其人定山深服之

楊文懿以洗馬乞假行次一驛其丞不知爲何官也
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
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

楊石齋在閣久滯無建白武皇南巡有狂生上書
數其過公延禮生泣下日久當不負良意後密計
擒江彬衆始服公才量

嘉靖初言官聯疏劾梁文康假宸濠護衛兵公不辨
惟曰余只致仕去已矣不論衛兵事由也久之始

明叶言時心折
知主其事者楊石齋

瞿景淳佐吏部時有張司務者迂數迂公多吏譴及
考察尚書毛公欲黜之公爲請曰是迂故多吏譴
未及格也竟免黜

李春芳廷試後同志集飲適某堂上遣官至延入內
與語而別人皆知來報臚傳之信賀之李坦然曰
謂拙卷亦與進呈之列耳神色不動

蔡子木在京師與徐子與吳明卿張肖甫論文不合

後子木巡撫河南三人皆爲屬吏子木張宴備宿
主禮身行酒炙曰吾烏得有其一以慢三君子

徐文貞致政家居爲怨家訐告張金山年八十餘往
候之曰今日贈老先生一字文貞曰何字曰忍字
文貞曰我亦贈公一字曰何字曰忘字

吳長史稷歸隱有司真識其回里裏踐更役誤以公
名報令不知縣之務公爲然誌其下曰不能爲官
豈堪爲役令聞大愧

俞允文家貧不治生產其配耕繅洗助之猶不給也
允文獨夷然曰不能三食乎則姑二食乃至不二
食乎則又曰姑一食

熊令君出鄭州境肩輿鞞絕顛仆輿夫驚泣因念裴
晉公倉皇失印雍容乃復故處遂覺意氣盡平整
輿而前數十步道傍有石題曰唐晉公裴公度墓

事偶如此

潘士藻嘗忿頑民因思書曰無忿疾于頑遽覺氣消

識鑒

洪武初京城既完 上謂劉基曰城高如此誰能踰

之對曰人實不能踰除是燕子耳燕子者燕國之
子隱語也基已知 成祖必有天下矣

高皇因守江東諸郡謀取浙東聞學正朱升名召問
時務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湯和有語及兵法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
何泥古爲

况鍾爲禮部都吏時尚書呂震兼攝工部會神木廠
失火有旨令部官回話呂草疏示鍾鍾曰若依
此奏恐不免罪請于燒毀木植中增揀退二字震
大然之疏入有旨報罷

洪武中郭德成爲驍騎指揮嘗入禁中上以黃金
二錠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出德成納鞞中比出宮
門佯醉脫鞞露金闈人以聞上曰吾賜也或充
之德成曰九閭嚴密我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待待

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上不以此相試耶。

中山王追元帝將及邊鳴金使逸去常開平不能平
中山曰是雖夷狄然嘗帝天下 主上將裂地而
封之抑遂甘心也既皆不可則縱之便

文皇謀起兵簷瓦忽墜色殊不懼道衍曰此祥也天
欲 殿下易黃瓦耳

靖難兵將起姚廣孝擇日至朔疾風暴雨 上日出
師大風雨此兵家之忌廣孝對曰 陛下乃龍也

正要風雨大方得勢

靖難師起道衍每日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敗東昌曰前固言之費兩日乃昌字也自此全勝矣

宣宗喜微行楊士奇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難徧豈無冤夫怨卒窺伺竊發後錦衣衛獲二盜伏林莽候車駕謀作亂者上聞之曰士奇直愛我

張莊簡悅督學兩浙始以糊名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

王振謂三楊曰朝廷事賴三先生然皆高齡倦瘁矣
文貞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文敏曰不然當薦幾個
後生報主耳振喜令具名翼曰卽薦陳循高穀苗
秉等文貞讓文敏文敏曰彼厭吾輩矣一旦內中
出片紙以某人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子皆是
我輩人當一心力文貞嘆服

張都督通素善石亨亨迎駕南宮時公道在京使人
索賂將爲公報功公執不可曰吾實未效勞敢欺

君乎且貧無以爲獻也後言敗冒功陞官者皆削
謫而公完名高節竟以壽終

仁宗親信夏原吉諸司所進章疏命擬 旨公多云
某部知道或以問公公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
專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復取 上裁則事有所
分而權不下移

項忠討滿四有星字于台斗占者以爲不祥忠曰賊
虐害生靈罪惡滔天仰仗 皇威問罪師直而杜

兵法曰禁祥去疑攻之益急未幾果滅滅

劉大夏居職方賢聲甚著銓部議以太僕卿處之大
真語所知曰卽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
時嘗憤府縣政事不平今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
也乃陞福建叅政後遷布政使累官大司馬嘗言
所以至今日得叅政布政之力也。

天順初朝廷頗好寶玩中貴奏宣德間王三保出使
西洋獲奇寶無算上卽命兵部查西洋水程時

劉忠宣爲職方匿其籍事亦寢後尚書詰都吏曰
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忠宣從傍微笑曰三保下西
洋所費錢糧鉅萬軍民死者亦萬計舊案在亦當
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耶尚書悚然

都憲徐有貞治張秋河有撓其議者曰不能塞河而
顧開河耶使者至徐出二壺一窳五窳者各一注
而瀉之則五窳者先涸使歸而議決

王忠肅在遼時有指揮孫璟以公事覲戍卒至死其

妻女哭之相繼死或訴璟殺一家三人公曰卒死
以罪女死于父妻死于夫非殺也

北方流民聚襄鄧山中凡數十萬千戶楊英奉使河
南策其不早制必反乃上疏宜漸圖散遣不報後
劉千斤等作亂副使鄧本端追訟英先見謂一言
可當十萬師比于茂陵徐福

弘治間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兵書馬文升乞嚴武
備卽中何孟春曰熊之爲兆旣當備盜亦宜慎火

已而果然蓋熊字能火故也

于肅愍甥欲公援入中書科公不許第曰試日但書
大明一統聖壽萬年八字而已林如其言閣下雖
不滿其字竟不敢言其不佳遂置上等

豐慶陞河南方伯一縣令簞簞不飭懼甚乃以白金
爲燭籠之廳子以告公佯曰試燃之廳子曰燃而
不燃也公曰不燃則還之耳次日從容爲縣令曰
汝燭不燃盡出之以易然者日今無復爾矣

周公珙知廣德有道士作法能使童子舞公摘榭葉
置童子懷中戒曰汝第舞但榭葉落地則咎汝矣
童子心在守葉道士百計作法凝然不動

給事中徐昂論救韓文忤太監劉瑾落職歸或問瑾
等後來如何昂曰予觀瑾等非能以正相助者三
五年後必互爭權自相屠戮矣後果如昂言

黃紱改左都御史嚴甄御史量能委之火差簿于庭
曰事貴得人耳資勞久近豈立官意哉

弘治庚戌徐文靖溥典會試夢人餽一大錢又夢餽牡丹二本以語王守溪荅曰錢福有聲塲屋大錢

之兆其在福乎獨牡丹之說不得楊介夫曰此亦福之兆也不聞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爲錢惟演故事乎斯人高科必美而非端士是科會試廷試福皆第一而不克終

姚文敏夢知貢舉見主司僞遺名士必力薦之或曰此非外簾所預公曰爲國得賢孰分內外

杭州重建戒壇須萬金兩司召富民勸募湖州許汝
輝願一力當之慮長楊繼宗曰何易若此汝輝曰
民有一子不肖所積必爲他人取何如奉承勝事
既而如數詣獻有司

梅溪一富翁貪吝之極陳良謨語客曰此人財積不
散又無一善狀當有奇禍歲餘陳又曰此人禍且
至矣客曰何也陳曰曩惟貪吝可鄙近則漸驕橫
矣非速禍哉未幾死于盜

武宗初年瑾等用事皇朝欲誅之期在必克獨許襄毅曰此輩得踈斥足矣不然恐有其露之變時不能從卒貽縉紳數年之禍

宸濠謀逆外議藉藉皆云王陽明在數其去畱不可必王晉溪在本兵以爲陽明必能成功朝廷不必命將出師其婿侯圭專入告晉溪曰外間人言若此大人堅持此議恐滅族之禍不遠晉溪曰陽明謀畧足了此不久捷音至矣不旬月果報捷

武宗彊晉之際楊石齋定計誅江彬恐彬所領邊卒
數千倉猝爲變謀之王晉溪王曰當錄其危從南
巡之功令至通州聽賞于是邊兵盡出彬遂成擒
翟景淳介使鄭藩世子謬爲恭敬餞迎用幣重公一
切謝弗納其使恭順侯以公故禮弗納 上已審
使謂之侯語公調狀曰微公吾幾申明法公曰吾
不知也第吾所持使當如是耳

世宗好言長生乙丑會試題夫政也者蒲蘆也又民

之秉專好是懿德 上問輔臣蒲蘆是何物更是何物

何義徐階對曰夷是有恒之義蒲蘆是長生之物

張佳胤令滑巨盜任敬高章詐密旨挾匕首以千金

劫張張曰庫藏空虛我將僨諸豪右乃手書十人

名令人持百金來十人素善捕盜者須臾

十金以進公陽怒曰賊汝百金 一十也

夕察賊少懈一人前忽躍而就之刺一人縛一人

不踰刻蹙巨盜于樽俎間遠近靡不頷首

薛頭陀欲授顧左山長生訣左山曰人之正氣自可
長留天地間何待解脫稱仙人薛笑而去

熊令君過孔子問津處行人喜有橋令君曰橋正不
須有無橋正好認迷津今成捷徑矣

熊隱華云夫子思在簡則曰斐然成章然則世事新
而多奇不幾于無章乎

吳臯之西多水築隄有夫輒
力者折去神阿云
急人之事甚於振已之溺予鄉誠不知務乃丘陵

而借力于川澤不敢謂有怵惕隱之心

熊神阿云西門豹治鄴鄴民苦于河伯娶婦夫可折是河伯且以賄遷而歲決歲折無已時予鄉誠苦河伯之黷積也

江陵不奔喪涂杰將上疏詞懇而氣平其兄猶慮賈福縮曰疏中字有出涂出疏草兄引燭焚之次日忽元標疏上詞大激廷杖幾斃王荆石時在翰院嘆曰使涂直指疏上當不令主上怒至此